

血红血热

1942年前后的沂水记忆

呈现纷繁惨烈的大地记忆 给过往一丝安慰
匡正主观零散的史料贻误 让真相还原本真

万象文库

魏然森

著

血红血热

1942年前后的沂水记忆

呈现纷繁惨烈的大地记忆 给过往一丝安慰
匡正主观零散的史料贻误 让真相还原本真

万象文库

魏然森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红血热：1942 年前后的沂水记忆 / 魏然森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15-3664-8

I. ①血… II. ①魏…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沂水县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6953 号

书 名：血红血热：1942 年前后的沂水记忆

著 者：魏然森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陈 丹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528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5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3664-8

定 价：45.00 元

..... 目录

引子 大地记忆	001
---------------	-----

上篇 血红	007
-------------	-----

第一章 圈里注解	009
----------------	-----

第二章 唐王山雕像	037
-----------------	-----

第三章 沐河以东	048
----------------	-----

第四章 吉山英雄	056
----------------	-----

第五章 孙祖突围	062
----------------	-----

第六章 浩气仙姑顶	066
-----------------	-----

第七章 悲歌对崮山	081
-----------------	-----

第八章 痛惜与悲伤	109
-----------------	-----

下篇 血热	113
-------------	-----

第一章 零散的故事	115
-----------------	-----

第二章 谣言传说及其他	128
-------------------	-----

第三章 辉泉的光辉	137
第四章 红石崮由来	144
第五章 绝情与有情	149
第六章 宅科的天空	156
第七章 最后的辫子	166
第八章 红色货郎	175
第九章 王恩涛,王恩涛	185
第十章 致敬西墙峪	193
第十一章 怀念与自责	212
 尾声 野史回眸	 217
 后 记	 225
 附录:本书参考资料	 229

引子 大地记忆

大地的记忆竟然如此奇妙，
奇妙得让人瞠目结舌。
只要从大地这里获得的东西，
必定是真实的、可信的、客观的、公正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
已经给了我们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条件和要求，
不论对待国民党还是对待共产党，
都要客观和公正才行。

1956年或是1958年，具体时间已经没人说得准确，总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某个初秋的一天，山东省沂水县对崮峪村农民唐玉山在对崮山东南面的小杏山下正侍弄他的小菜园，雾气茫茫中，远处的对崮山山坡上忽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和呜里哇啦的喊叫声，这位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花甲老人撒腿往村里就跑，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而且在他的感觉中，后面真有鬼子在追他，皮鞋踏地的咔咔声他都听得一清二楚。祖祖辈辈窝在村里，在当时的年代连县城都很少有人去过的对崮峪村民以为鬼子

真的又来了，吓得赶紧东躲西藏，结果是虚惊一场，雾气散去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人们连鬼子的踪影也没看到。于是大家就说唐玉山遇见了鬼，一连说了好多年。

多年以后的1986年或是1990年夏天，同样是对崮峪村农民的李浩春和胡光资，到对崮山山顶上锄地，上山时天还好好的一片晴朗，谁知上了山，天就变脸下起了小雨，二人无法劳作，就躲进山上的一间小石屋抽烟闲聊。忽然，山上响起了枪炮声和喊杀声。随后，他们看到一位身穿八路军服装的女子骑着马从小石屋前飞驰而过，而远处，则出现了几位国民党兵举起石头往山下砸去的背影。李浩春和胡光资吓坏了，以为唐玉山见鬼的经历又在他们眼前重现，魂飞魄散地蜷缩在小石屋里大气也不敢出。大约十几分钟后，雨停了，一切尽皆消失，仿佛做了一场梦。

公元2014年8月间，我利用在沂水县诸葛镇挂职的空闲时间到对崮峪村采访，时年已经84岁，离休前是沂水县烟草公司干部的李连春老人被村干部请到村委办公室接受采访，这位思维清晰，思路敏捷，表达能力极佳的老人见面不久就讲起了唐玉山、李浩春和胡光资的经历，并说这是老百姓的迷信。世上哪来的鬼啊，一定是他们的神经出了毛病，幻听幻觉呢。跟随沂水县文广新局副局长颜世和在对崮峪村挂职第一书记副书记的沂水县博物馆青年考古队员尹继亮接过去说，“这不……不是迷信，也不是他……他们神经出了毛病幻听幻觉，他……他们见到和听到的，在……在考……考古学上叫……叫光学反射。也就是说大……大地像一面镜……镜子似的把一些物像反射到了太空，在合……合适的条件下，又……又反射回了大……地。我们不妨把……把这种情形叫……叫作大地的……记忆，是大地对发……发生在世间

的故……故事进行了音像纪录，在合适的条件下又……又进行了播放。”又黑又瘦的小尹有些口吃，但他为人很实在，做事很认真，也很有学问，特别在考古方面颇有一套自己的独到见解。2012年，沂水县泉庄镇天上王城景区发现一座大型春秋古墓，小尹参与了这座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古墓的发掘，他的见识让很多专家认可。所以他的解释令人信服。

其实，“大地的记忆与播放”在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发生过。

1941年冬天，国民革命军51军某连与一股侵华日军在当时的沂北县上古村西山有过一次遭遇战。一连的官兵被困山头，经过大半天的激战之后全部殉国。小小的山头尸横遍野，恰逢严寒无法掩埋，也无人组织掩埋，便有周边村庄的无数条饿狗跑上山顶对尸体进行了疯狂地啃食，一连啃了七八天，啃得只剩下骨头以后，饿狗们才渐渐作罢。多年以后，山上长起了茂密的松柏，只要遇到阴雨天，当地百姓便会隐隐约约听到山上的松林里传来密集的枪炮声、重伤员的惨叫声、群狗争食的撕咬声。老百姓都以为这是闹鬼，吓得多少年间一到阴雨天便不敢上山。2013年夏天，我到上古村考察地域文化，陪同我的上古村党支部书记李百堂与当地很多老百姓还说起此事，语气神情都颇为神秘。

在我的老家沂水县泉庄镇石棚村，大约在民国三十几年间，有人在阴雨天看到过一队身穿古代军服的队伍从枕头崮前经过。战旗猎猎，刀枪铮铮，但只持续了几十秒钟便戛然消失了。到了1973年左右的时候，有天早晨雾气蒙蒙，我奶奶孙明珍打扫院子来到大门外的老核桃树下，忽然看到对面的枕头崮下有一支八路军的队伍自东向西浩浩荡荡地行进，而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的人，竟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抗战时期我奶奶是见过黎

玉的。有一年冬天，黎玉带领一队人马从我们村经过，因为走到我们家附近他的胯下战马要生马驹，便在我们家作了短暂停留。当时，我爷爷的三舅我的老舅姥爷刘志义是沂水王庄一带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我爷爷魏宗汉和我大爷爷魏宗江，以及西棋盘村的富家子弟张志江（他是我好朋友张在军的爷爷），虽然都是国民党员，我大爷爷和张志江还是国民党沂水县郭庄乡的正、副乡长，但在我老舅姥爷刘志义的鼓动下，他们暗中配合我们村中共地下党书记刘树旺，为共产党八路军做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的秘密采购工作。同时，因为我曾祖父魏肇信（字成医）是著名的中医先生，我爷爷还担负一些八路军伤病员的掩护和治疗任务。黎玉去我家，虽然没有事先安排，但我爷爷一看他是八路军的首长，便非常热情而谨慎的进行了接待。黎玉在我家吃了一顿我奶奶做的手擀面。临走时他的坐骑已经生下小马驹，他的警卫员便要留下马驹作为“饭钱”，我爷爷谢绝了。也就是因为送马驹这件事，我奶奶记住了黎玉。当然，当时我奶奶还不知道黎玉的名字，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首长，后来她随我爷爷去王庄区的大战地村看望他们的姥爷姥姥，见到他们的三舅刘志义后，才知道要把马驹送给我们家的八路军首长叫黎玉。也才在几十年后，认出“大地记忆”中带着队伍在枕头崮下行进的人是黎玉。其时，正值“文革”时期，我爷爷作为入过国民党的人，已从沂水县供销社院东头分社辞职回家，正接受“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所以我奶奶不敢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说出去，因为她也对崮峪村的那几个人一样，以为自己见了鬼，而说共产党八路军的首长是鬼，是要成为“反革命”的，因此她只悄悄对我爷爷提说了一回，便三缄其口了。直到十几年前，大概在我爷爷去世十周年左

右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她闲聊，说起有人活见鬼的灵异故事，她才想起了自己1973年左右的所见（她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对我讲了这件事。

大地的记忆竟然如此奇妙，奇妙的让人瞠目结舌。那么我们今天去追寻那些记忆，能从大地这里获知多少呢？

回答是获知不了多少，因为我们无力对大地的记忆做太深太多的挖掘。但是，只要从大地这里获得的东西，必定是真实的、可信的、客观的、公正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给了我们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条件和要求，不论对待国民党还是对待共产党，都要客观和公正，最起码在大的方向上，不能再有歪曲和篡改之举了。

1942年夏秋之季，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扫荡，在沂水大地上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唐王山战役、对崮山战役和仙姑顶战役。这三大战役的参与者即有共产党的八路军及其地方武装，也有国民党的东北五十一军及其投诚到共产党一边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之111师部分将士，还有善良、正义的沂水百姓。于是，想以1942年的沂水为中心点，以中国军队和沂水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几大事件为重心点写这部作品，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同时，也必须找回大地的记忆才能确保相对的真实可信，相对的客观公正。

大地不只代表大地本身，大地还代表人民。因为人民是与大地贴在一起存在的。大地的记忆就是人民的记忆，人民的记忆也是大地的记忆。

在对崮峪采访完毕回到家中的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1939年3月与陈光一起率115师进入山东，1945年离开山东去了东北的罗荣桓元帅重新回到了沂蒙山区，似乎就在王

庄中共山东分局旧址那个地方，我请他为本书题写书名，他没有问我题写什么书名，提笔就在一张好像被子弹打了许多窟窿的发了黄的《大众日报》上用草书写下了四个大字：血红血热。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思考过这部作品用什么书名好，脑子里反复蹦出过“血红血热”这四个字，但却没有想过让罗荣桓为这部作品题写书名。毕竟他在我尚未出生的1963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再为今天的作品题写书名呢？即便他还活着，想让他题写书名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却非常奇怪的梦到了。梦到了，就有一种上天注定的感觉。所以我做出决定，就用“血红血热”这四个字作书名。尽管这四个字与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正隆先生的《雪白血红》《雪冷血热》有些类似，但我仍然决定使用这个书名。

血红血热，这四个字如果真得写在一张让子弹打了许多窟窿的旧报纸上，看上去必定是沧桑的、沉重的、疼痛的、悲壮的。但是对于那些抗击外敌的英雄志士来说，对于生存在巨大的灾难中却又奉献着天然的刚正、善良与柔软的沂水人民来说，只有这四个字，唯有这四个字，才能表述他们镌于沂水大地上的那些记忆。才能呈现沂水记忆的宽广、深厚与沧桑。

就让这四个字在我敲击电脑键盘的行走中闪烁灵光吧！我想为此用佛语说一句：阿弥陀佛！

上篇：血红



对嵩山战役，仙姑顶战役，唐王山战役，
中国军队是胜利的。
中国军队的胜利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敌人，
而在于一种面对强敌时，
国共两军共同对敌、不怕牺牲、威武不屈的精神。
不管有多少人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中国军人的血依然是红的……

第一章 圈里注解

突围、投诚，联共与反共的正面与背面
历史总会留下一些谜团让后人去破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42年的秋季大扫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经11个年头，曾经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经过了11年的对华践踏后，最初的那份自信已经化作焦躁，他们已然明白，贫穷落后的中国看上去很脆弱、很混乱、很愚钝，实际上你想吃掉他，犹如恶狗想吃掉一头有病的雄狮一样，并非易事。而野心极度膨胀的他们又把侵略战线布满了整个东南亚，再加上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们的大量精锐兵力投向了新战场，此时已经是疲惫不堪，强弩之末。而战争的天平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往中国一方倾斜，中国军队已经从长期的战略防御和短暂的相持，转向了战略进攻。形势对于被称作鬼子的他们来说极为不利，所以他们急于在中国战场尽快稳定局面，然后好把全部精力投向太平洋和东南亚。于是，在抗日力量最强的地区，他们下了狠手，采取“铁壁合围”“梳算战术”，企图在短时间内把所有抗日力量镇压下去。而以沂

蒙山区为重点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他们企图扫平的重要地区之一。

其实，早在1941年的秋冬时节，驻扎山东的日军已经搞过大规模地针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打开“百度百科”查找“沂蒙山反扫荡战役”就会看到，敌人当时集中了五万兵力，在鬼子中将土桥一次的指挥下，以多路多梯队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活动。著名的“大青山战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著名的“留田突围”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次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大扫荡，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殉国，被称作“外国八路”的国际友人希伯、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115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都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妻子陈若克及其刚刚出生的女儿在这场战役中被捕，并被押解到沂水城惨遭折磨后杀害。老百姓被杀害和被抓走作劳工者多达14000余人，粮食被抢走160余万斤。国民党苏鲁战区在这次反扫荡中与山东八路军进行了密切配合，伤亡自是在所难免，但不知为什么，在我所及的范围内，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很少。

公历1942年2月间，按农历算是“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下旬，小鬼子发动了针对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大规模合围。此时，以于学忠将军为首的苏鲁战区总部在沂水圈里，以牟中珩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临朐县的吕匣店子村。

据资料显示，日军当时调集了差不多10万人，以及28架轰炸机，在华北派遣司令官畑俊六的指挥下，从昌乐、安丘、莒县、诸城、益都、临沂、沂水等方向汹涌而来。而能够为鲁苏战

区总部所用的兵力，只有隶属总部保卫部门直辖的特务团 800 余人，负责保护于学忠的卫士排 60 余人，51 军 113 师司令部直属部队的 1500 人和驻扎该防区的 113 师部队共约 7000 人。还有驻莒县的张里元挺进第一纵队，驻安丘的厉文礼挺进第二纵队，驻沂水的王晋藩茹素斋团，驻安丘泥沟子一带的杨焕彩青岛海军陆战队。所有兵力加起来，约有 15000 人左右。跟小鬼子比，在人数上差得不是一般的多。而且这 15000 人的战斗力，除了 113 师，像张里元部、厉文礼部、王晋藩部也跟小鬼子没法比。打个比方，小鬼子是用生铁铸造的，他们就是用泥捏就的，质的差别不言而喻。

那么这仗怎么打？我在采访时站在当年苏鲁战区司令部驻扎过的圈里乡许家庄老龙潭石桥上，看着已经被泥沙淤平的老龙潭，看着围绕老龙潭的那一块一块巨大的黑色的玄武岩石，无法想象于学忠将军获知情报时的心情。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这仗还有个打吗？

没个打也得打！屠刀砍到头顶了，你能老老实实让它砍掉脑袋吗？猛兽扑到家门口了，你能闭上眼睛让它吃掉你吗？于学忠的心情不管是怎样的，他都得面对摆在面前的难题，他都得解决面前的难题。尽管他也是希望自己平安的。当年进驻圈里时，他选择在许家庄安置司令部，就是因为许家庄东傍小引河，西傍龙潭河，头顶太平山，脚踏老龙潭，是鱼儿（于与鱼同音）的风水宝地，能够让他有安全感。但是，作为军人的他，作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他，求平安不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事，杀敌保国，才是他的重要职责所在。

其实，于学忠并不害怕和小鬼子拼命。

祖籍山东蓬莱的于学忠 1889 年 11 月 19 日出生于辽宁旅顺口，八岁那年回老家蓬莱读小学，1908 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炮兵科，1911 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职业军人。由于作战英勇，足智多谋，得到了同乡吴佩孚的赏识，1926 年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同年，与北伐军作战，再显超乎常人的指挥才能，被委任为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吴佩孚与北伐军作战兵败，以至穷途末路之时，于学忠依旧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吴佩孚逃入四川，将残存部队交给他，蒋介石即派陈干送来委任状，委任他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当场撕碎委任状，不予接受。随后脱下军衣下野，回了蓬莱老家。但他不忍抛下在蒙城等他出山的军中兄弟，思量背靠大树好乘凉，决定选择投靠东北军。恰好张学良派参谋周光烈携其亲笔信力邀同谋，他便安顿好蒙城的部队，于 1927 年夏天起身赴京，接受了张作霖给予的十几万军费，也接受了张学良的领导，回蒙城就任，将张作霖所给军费按照三个师的总人数平均分配，官兵一致，连他本人也不例外，从而振备了一度消沉的官兵士气。张学良对于学忠极为器重，称其为前辈老将。不久即任命于学忠为东北军第二十军军长。自此成为张学良忠心不二，能征善战的左膀右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调往甘、陕与红军作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说蒋介石有消灭异己之阴谋，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一主张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1935 年，已是五十一军军长的于学忠调往西北内战战场，并晋升为陆军上将，进驻甘肃，截击北上红军。于学忠派出的部队在不打内战的口号影响下，进至岷县一带后按兵不动。1936 年 9 月，中共派彭